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醒夢駢言

第八回 施鬼域隨地生波 仗神靈轉災為福

不算冤仇，怎便滿懷盡藏了惡意。月黑殺人，風高又想使計。笑臉相迎，總只是損他自利。我問你，著甚來由，這般好尋閒氣。堪笑噴沙小伎，使盡了陰謀，總然枉費。機械多端，只博一聲不義。天相吉人，卻自去暗中佑庇。到後來，果報循環，反是你櫻神忌。

匿怨友人，那鬼域的行徑，最是可恥。我既和這個人有些夙怨，不妨竟不睬他，他自己遭了災禍，我也不去救援。這個雖然也不是聖賢的立心，卻還不失為直道而行。

倘然外貌原和那人交好，卻暗中把他傾陷，這種陰險狠肚腸，本是造物所忌，再或與那人不算有冤，無故放出毒手，越發不是人了。誰知我想去陷害他，倒反成全了他，白白把自己性命嘗那俠客的利刃。

明朝正德年間，廣東廣州番禺縣，有個有名的秀才，姓尤，叫尤牧仲。家道也頗過得。髮妻陳氏，單生下一個女兒，小名叫做英姑。遠嫁在潮州府。那陳氏病死了，尤牧仲又續娶個曹氏，產得兩子，大的叫做上心，小的喚作次心。都還年幼。

忽一日，江西有位藩王，慕尤牧仲的名，差官到廣東來接他去。

尤牧仲到得江西，還未曾進藩府，卻值那藩王造反起來。尤牧仲不敢入見，欲要回廣東去，卻又各處在那裡廝殺，路上難走，這就像前人兩句詩道：

一身飄泊離鄉井，萬里馳驅入網羅。

當下尤牧仲著急，哀求那差官，替他周旋。差官叫他只就飯店裡歇下，自己去回覆藩王，只說尤牧仲不在家，因此未曾請到。那藩王也不追求。

後來朝廷命王守仁統率大兵，平定江西，一應從逆的人，都要搜尋勸問。那飯店主人卻有些曉得尤牧仲來歷，不敢隱瞞，即行出首。王守仁因他雖係逆藩所聘，未同謀反，從輕問個邊遠充軍，都發在山西大同府地方。

那曹氏和兩個兒子在家，聞了江西反信，好不擔憂。後來聞得平靜了，卻只不見丈夫回家。又聞得有人江西來，說丈夫已為亂兵所殺，放聲大哭了幾場。設起個靈座來，合家守孝。

那尤牧仲有個兄弟，是不成才的，好嫖好賭，弄得家計蕩然。見說哥哥已死，便去勸嫂嫂改嫁，意思要曹氏去了，就好侵奪家產。那曹氏卻立志不事二夫，再也勸他不動。

這尤牧仲兄弟喚尤未申，心還不死，暗地將曹氏許了本地一個開酒坊的，約他黑夜來搶。曹氏在鼓當中，那裡曉得，倒虧一個冤家與他保全了。

那冤家姓韋，叫韋恥之，也是番禺縣裡秀才，止因考不過尤牧仲，便把尤牧仲切齒痛恨，你道好笑不好笑！那尤牧仲死信，也是他造出來，害他家朝啼夜哭，戴孝披麻，卻還怨恨未消。見曹氏寡居，便又布散流言，道他與人私通，說得活龍活現。

從來好名聲難得人稱揚，醜名聲卻是個喜談。

那開酒坊的耳朵內得了這話，便不要了，尤未申再別尋主顧，便十個十個不肯來湊這頂綠頭巾。尤未申沒奈何，只得息了念頭。

過了幾時，曹氏耳中，風聞得他叔叔的所為，和外面這些醜話，又憂又氣。憂的是憂尤未申陰謀不測；氣的是氣那沒來說話，傳得不好聽。怨恨填胸，無處消釋，漸漸成了個軟癱病，四肢無力，終年躺在牀上，不能起來。

那時上心才得十六歲，從小聘定了江秋岩秀才的女兒。曹氏因自己病廢了，沒人主持家事，便急急與上心舉了姻。

那江氏長上心兩歲，極知婦道，肯孝順婆婆，又料理得那些家婦來井井有條，曹氏心中甚是喜悅。便吩咐上心夫妻當了家，叫次心自去從先生讀書。

那韋恥之心裡忌刻尤家，外貌卻十分見好。他和尤家原是一向來往的，便時常來邀上心去一處吃酒。上心認了韋恥之是好人，便倚仗他做心腹。家中的事，件件說與他知道。

一日，韋恥之對上心道：「我想尊堂是病廢的人，現在家中全仗賢夫婦主持，你令弟年幼，那裡曉得哥哥、嫂嫂的辛苦。將來長娶了，聽信枕頭邊人說話，倒還要疑心賢夫婦當家時，做下了多少私房。可不是出了力不出得好麼？據我意思，何不分了家，也省得日後受氣。」

上心道他幫著自己，又說得情真，回家和江氏商量。江氏道：「虧你說這話，婆婆終年臥病在牀，叔叔又年紀幼小，怎地便分得家？我問你聽了何人說話？發起這條心來！」上心見江氏埋怨他，不肯供出那知心著意的好朋友來。只說是自家主見，也便歇了。

怎當這韋恥之，日日在他面前挑撥，忍不住又去母親跟前，也只說是自己主意，要分家。曹氏聽了大怒，把他痛罵一場。

上心見母親不肯依他，心中怒起來，道：「我卻何苦替別人做馬牛！」便看得銀錢不在眼內，日裡去買好的來吃，身上去做好好的來穿。底下人侵蝕了他的，也不去查；外頭人借貸了他的，也不去討。

韋恥之見這光景，便乘著那機會，誘他賭博。銀錢完了，便倉裡畚些米去糶來賭。江氏雖都知道，那裡擋得住他住。又怕婆婆曉得，要動氣，倒只替他隱瞞。

一日，曹氏聽得說倉裡沒了米，倒吃一驚，忙問媳婦。江氏只得把丈夫鬥氣浪費，告知婆婆。曹氏沒奈何，就分開了他夫妻，自己和小兒子同過。

上心賭熱了心，有些歇手不來。見分了家，越發肆無忌憚。一日到夜只是賭，不消半個年頭，把那分與他的田產，盡行推了賭帳；連這些丫鬟使女，也都推賭帳推完了。江氏只叫得苦。

上心無錢賭了，沒處生發，思量把江氏去抵押錢鈔，逐處打合。眾人因他只寫一紙抵契，妻子卻仍在家，怕他要賴，竟沒受主。韋恥之便替他去打合一個姓宋的，綽號叫做陽世閻羅。那陽世閻羅原是個漏網的大盜，逞著強梁，眾人盡都怕他，他卻不怕上心賴他債，便收了文契，抵與上心三十千文。

上心拿去，幾擲骰子，早又乾淨。那紙契上原只寫得暫抵五日，就加利奉還。五日沒得還，送妻子過去的。

到了第五日，上心那裡有錢，心中果然想賴。那陽世閻羅見上心不去還，便自己來討，掄拳勒臂，只從打起。

上心十分害怕，便去騙妻子說，是他父親在家，患個急症，寄信來追做女兒的。

江氏見說，心內慌張，那裡去辨真假，連忙奔出門外。上心早僱定一肩轎子，私下囑咐他，抬到宋家。江氏上了轎子便行。韋恥之曉得江氏到陽世閻羅家去了，便走往江秋岩家報信，要弄他來和上心鬧。

江秋岩知道這事，勃然大怒，立刻寫一紙狀，去縣裡告。

縣尹和江家是有世宜的，便火速出差追上心，卻早已逃得不知去向。差人去稟白了，縣裡便又差人拿陽世閻羅與江氏到官。卻說江氏，被轎夫抬到宋家，方才曉得被丈夫賣了，號啕大哭，要尋死路，被宋家眾人守住。

陽世閻羅先把些軟話勸他，江氏那裡肯聽。陽世閻羅見他不從，便行出凶勢來，道：「你丈夫把你賣在這裡，錢已到手，怕你

生個翅兒飛了去不成！」

江氏見他們做出凶來，也便大罵。陽世閻羅大怒，正要叫人取竹片來打，只見江氏就頭上拔下簪子來，頸邊亂刺。眾人急救，早已透了食管，那血似殺豬般湧出來。陽世閻羅叫人把絹帛與他束了，待將息好時，卻再慢慢地勸他。

裡邊正在那裡鬧，只見官差拿了簽來叫人。陽世閻羅欲待不去，差人道：「江家是太爺的世弟兄，太爺火急在那裡替他追人，你如何怠慢得。」

陽世閻羅只得同了差人便去見陽世的城隍。差人又叫備乘暖轎，抬江氏到官。

太爺見江氏傷得重了，罵那陽世閻羅威逼，拋下簽去叫打。那些鬼役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不敢動手。

官府素風聞這陽世閻羅作威作福，眾人都怕他的。見了這般光景，越發大怒，便喚出自己家丁來動手打。眾家人不曉得打板子法道，只是用力蠻打，打上幾十板，早已做陰間的閻羅去了。

當下太爺吩咐江秋岩，自抬女兒回家調治，叫宋家自來扛屍首去收殮不表。

卻說曹氏臥病在牀，那上心的狂賭，眾人都不敢對他說。直到江家興訟，官差來家拘人，方始曉得兒子的諸般罪狀，氣得手腳冰冷，死去了幾回。那病越發沉重起來。

先前江氏在家時，雖是分了家，卻虧他孝順，仍舊日日來替婆婆料理家務。曹氏病體十分拿仗著他。如今去了，病重起來，還有何人靠托得。那次心還只十五歲，日夜坐在母親牀前啼哭，說不盡那伶仃孤苦。

卻說尤牧仲那個女兒，嫁在潮州的，性情極是剛強。因他夫家窮苦，每到歸寧時節，向父親需索，一應家常要用什物，件件都是好的。尤牧仲與他些兒，他總嫌少，和父親吵鬧。尤牧仲不喜歡他，怕去接他回來。他也鬥那口氣，自從尤牧仲在家，便絕足不回廣州。

這情節韋恥之卻也曉得。當下見曹氏母子那般景況，他又想去弄這英姑回來，好看他們淘氣。適值有個潮州人，在廣州城裡做生意，問他時，卻正是那裡的鄰人。韋恥之便托他寄個信去，叫英姑即日就來。

過不多時，英姑果然領了十五歲一個小兒子到來。進了門，見他繼母病得九死一生，只有十幾歲的小兄弟在牀前，一種淒涼景況。

英姑看了，心酸起來，便問：「上心在那裡？」次心把上面的事，細細說與做姊姊的聽。

英姑聽了，怒氣填胸道：「父親死得幾時，這班賊就敢來欺侮我家，賺騙我家的田產麼？」便問次心那同了上心賭的這些人姓名。次心說了好些，卻只不說出韋恥之來。

你道這是為何？原來韋恥之賭的手法平常，和上心賭起來，倒要輸於上心，因此只是誘他去與別人賭，破他的家產，自己卻一百回裡不過同上心賭一兩回。人家都不曉得。

當下英姑便同了兒子出門，一逕到縣前去尋官代書，要寫狀子，告那同賭的人。那同賭的人著了急，央人出來調停，斂些銀子送英姑買果子吃。英姑受了銀子，卻仍舊把狀子去告。縣太爺便出簽拘捉那些人來，每人重責四十頭號，才放回家。英姑又求知縣，要他追那些田產出來。

縣太爺聽了，眉頭一皺，說：「這卻太過了。況你兄弟又不在面前，知道他是怎樣把田產推與人家的。本縣今日只好重治這些人的賭，來消你那口氣罷了。」

英姑聽知縣這話，確也公平，只嫌斷得太寬些，不好再求，便出縣來，又到府裡去告。

恰好那知府是最恨賭博的，英姑跪在案下，把那班賭賊怎樣設騙，怎樣弄得上心逃走無影無蹤，如今他繼母病上加病，和那小兄弟在家，怎樣孤苦，條條款款，哭訴一番。

激得知府心頭火發，立刻判下來：「仰番禺縣追田產給還原主，仍將上心懲治。」

當下縣裡不好從寬，即便嚴刑追逼。不上幾日，那些田產依舊姓了尤。

其實英姑的丈夫，死已多年，便打發那小兒子自回去，叮囑他同著哥哥在家務業，不必再來。自己卻便在母家住下，上養繼母，下養幼弟。內外事宜，都是英姑一人主持，整理得十分清楚。

曹氏心中快活，病也漸漸復原了，便把家來托付英姑，憑他處分。

過了一年，便增了些田產。鄉鄰裡頭有幾個強橫的，欺侮了他家，他便提刀上門爭論，眾人都怕了他，再沒人敢來尋事。他又時常備些佳饈美饌，遣人到江家送與江氏，又見次心已長大了，央媒與他說親，卻被韋恥之各處對人說：「尤家的田產，盡是英姑掌管，將來沒得歸還兄弟的了。」眾人信了這話，都不肯出庚帖到尤家來，這且不表。

卻說廣州城內，有個萬公子，號萬福同。父親曾任山西布政，家中富有金銀。造一個園來，真乃四時有不絕之花，八節有長春之草。廣州城中，推為第一。那園直通萬公子的內室，不是內親，也便難得到他園中，曾經有一個人，不曉得撞入去，公子見了大怒，把他算做闖手，捉到縣裡，幾乎打死。這些事韋恥之平日也曾聽在肚裡。

一日，正當清明時節，次心從外歸家，路遇韋恥之，招他同去遊春玩景，不覺走到萬公子家園門首。那園丁卻是韋恥之認得的，便放他兩個人去遊玩。

兩個一路觀看園中景致，真乃比別不同。看看來到一個池邊，池上架座小石橋，橋那邊雕欄畫檻，通著兩扇朱門。遙望去，那門內的花像錦繡一般。這就是萬公子內室。

韋恥之哄次心道：「你先過橋到那門裡去，我去解了個手就來。」次心不曉得他使計，便過了橋，望著那門裡去，果然那花比外面的更自不同。只見：

桃李成行，杏梅列隊。香魂疊疊，芳影重重。芍藥欄中，描不盡丰姿綽約；牡丹墩上，說不了氣象豪華。一二流鶯鳴葉底，睨睨疑歌。百千粉蝶亂花間，蹁躚似舞。

尤次心觀之不盡，玩之有餘。正一步步向前走，忽聽見女眷聲音，便站住了腳看時，走出個十二三歲的小丫頭來。見了次心掇轉身就走。次心方曉得是內室，連忙回出來。

只見萬公子也早出來，喝家人快些拿住。次心著了急，奔到橋邊，望那池裡一跳，早已下去。

忽見萬公子回嗔作喜，忙叫人搭救起來，見他衣裳都已濕透了，便叫將乾衣服來與他換了。挽了次心手，同到個亭子內去坐。和顏悅色問了姓名，便請次心寬坐，自己走到裡面去，轉了一轉，卻又出來，攜了次心的手，延他入內。

次心不曉得是什麼意思，不敢進去，欲要告別，公子不肯放，只得便同走過了小橋，又到方才那朱門內去。只見花籬裡面，隱隱像有美人來窺看。

公子延次心到一所小小書廳內，擺設得十分精雅。坐定了，獻過了茶，又搬出酒肴來。

次心立起身辭道：「年幼無知，誤入內室，得蒙赦宥，已屬萬幸。但願放令早歸，感激非淺。」

公子那裡肯聽，扯次心去客位裡坐下了，公子對面相陪。幾個俊俏丫頭，捧了酒壺，與他斟酒。

次心是個不出書房的後生，到此地位，面嫩起來，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，那些丫鬟都在背後嘻嘻的笑。次心略飲兩杯，又要起身告別。

萬公子拖住道：「小弟有一個對，小哥若對得好，便放小哥回府如何？」次心道：「既如此，請教。」萬公子勸次心坐定了，

才吟出那句來，道是：

半夜二更半

只見次心好似平常日子預先對就了的一般，絕不思索，接口便對道：

中秋八月中

萬公子拍手大笑道：「真乃解學士再生了。」次心連稱「慚愧」。原來萬公子有個女兒，小名喚做巧娘。因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取這個名。年方二八，生得如西子一般，又且精通書史，父母日日思量揀個快婿，卻都不中得意來。

上一夜，巧娘做一個夢，夢見一個人對他道：「解學士是你丈夫。」巧娘夢中尋思：解縉是國初人，怎地做起我丈夫來！便又問那人道：「如今在那裡？」那人道：「明日落水的就是。」巧娘早晨起來，把這夢說與爹娘聽了，都道稀奇。這日次心跳在池裡，正應了那夢兆，因此萬公子倒歡喜起來。又見次心神氣清秀，語言明朗，越發中意，便招接到裡面，原是要妻女都來看看，再自己考考他內才的意思。

當下，萬公子對次心道：「這個對，是小女平日閒擬下的，卻再想不出那對句來。今日小哥對得真乃絕對，這個也未必不是天緣。賤意欲將小女仰借秦晉，未知尊意若何？」尤次心推辭道：「晚生門戶衰微，怎敢攀援花冑，府中玉女，自當另覓良緣的是。」萬公子道：「小哥不必太謙，你也是積祖書香，難道和舍下對不來。小弟主意已定，只要小哥不棄就是了。」

尤次心道：「極承雅愛，但不知家慈意下如何，未敢擅自主張。」

萬公子道：「這也不錯。小哥回府去，且稟知尊堂太太了來。」

當下尤次心謝別了萬公子，萬公子叫打轎來抬了他，又著人背了濕衣服，送他歸家。次心回到家裡說起，被韋恥之作弄，闖入萬公子內室，害得受嚇跳池，方才大家都曉得韋恥之是個歹人。曹氏囑咐兒子：「今後只不要去睬他就是了。」

次心又說起萬公子見他，對了那對，要把女兒與他聯姻。曹氏心裡卻怕門戶不當，結交他家不起，十分躊躇。

過了兩日，萬公子托人來致意曹氏，並說是自己家內屋宇頗多，可以去成親。曹氏只是狐疑不決。

英姑卻便自己走出去，應許了那人。即日央媒人行起納采的禮來。擇個吉期，便送次心入贅到彼。成婚後，夫婦和諧，自不必說。

過不多時，學院來考，次心便入了泮，名噪一時。萬公子倍加愛敬。住了年餘，次心道是母親在堂，應得歸家侍奉，稟白丈人丈母，要同巧娘回門。那時次心的妻弟漸長成了，萬公子夫婦也便不十分固留，備了絕盛妝奩，便送他們回去。

那時曹氏在家，虧得英姑替他整理得家務好，日日招財，時時進寶，心中快活。英姑又延請名醫，與繼母調治，那舊病好了大半，竟走得下牀來。英姑又把房子收拾得十分齊整，次心夫婦回來，再帶得許多底下人，竟宛然是富貴人家局面了。

那韋恥之見尤次心與他斷絕往來，已自氣忿不過。又見尤家這般興大，更加仇恨，日夜要想個法兒來，傾害他家。

其時番禺縣尹換過了，不是前日那江秋岩的世弟兄，卻倒是韋恥之老婆的母舅，姓胡。

番禺縣內有一群強盜，打劫了人家，發覺出來，盡行脫逃，一個也拿不著。官府十分心焦。韋恥之卻去見那知縣，說：「尤次心是與這群強人做窩家的。」

胡知縣信以為然，也不另行察訪，竟捉尤次心到官勘問。尤次心那裡肯認，卻被胡知縣嚴刑拷掠，受不得痛苦，勉強招了。

那胡知縣又來尤家起贓，卻一件起不出。胡知縣就算他變了贓，把他家產盡行抄沒入官。還虧英姑拿著分家簿子去爭辯，更兼新增的田產，都掛在上心名下，因此倒止抄沒得一半少些。曹氏和英姑在家，還盡好度日。

當下萬公子替女婿去上司衙門申理，怎奈判還尤上心田產的這樣好知府，又調任別處去了。那些上台都要保全胡知縣，不肯把他做承審不實，只是將尤次心的罪改輕些，革去前程，問個邊遠充軍，克期在番禺縣內起解。

曹氏和巧娘都來衙門前分別，個個哭得喉嚨都啞了。次心見妻子正在青年，自己此去，量來不能再歸，便討筆硯寫紙離書，勸他另擇良姻。

巧娘接來，扯得粉碎，道：「郎君若疑妾有二心，今日先死在郎君面前，郎君可放心前往。」便望側首一個井內，湧身就跳。幸得眾婦女手快，上前扯住，先勸了他回家去。尤次心哭拜了母親，又謝別那送的親友，即便登程。

原來他充發的地方，也正是山西。行了好些日子，來到河南界上，在飯店內打尖，見門首走過一個叫化子，面貌有些像他哥哥。走近去仔細一看，果然不錯。

上心也認得是次心，弟兄兩個敘起別後事事，大家飲泣不止。

次心對哥哥道：「兄弟這一去，今生未必能回。可憐母親在家孤棲，哥哥須作速回去，好令老人家略開懷抱。」便在自己包裹內，分出幾兩銀子，遞與他做盤費，灑淚而別。不表次心山西充軍。

且說上心上路回家，不一日到了廣州。走進門去，拜倒在母親面前。曹氏垂下淚來，問他：「一向在那裡？」

上心未及回言，英姑走過來道：「母親怎還和他這般說話。」便扶曹氏去中間朝南坐了，自己拿一根大毛竹板子在手內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受得起我一百重板子，便留你在這裡。若受不起時，你的田產，一些也沒的了。那裡有飯吃，快與我去罷。」

上心眼淚紛紛，拜伏在地道：「做兄弟的不肖，甘受姊姊痛打，收留兄弟在家，奉事母親了罷。」

英姑便掄起板子，望著他屁股上直劈下去。上心在地下，嚇得眼睛亂閉，兩隻腿上的肉，抖個不住，已打料那一頓的了。

英姑忽又縮住手，把板子撇在地下道：「這樣賣老婆的人，打來也中什麼用。你只與我別處去罷。」

上心哭道：「兄弟已經知罪，姊姊打了我，收了我罷。」

英姑不就應許，等他又求打不已，才道：「我也沒得手來打你那不成器的。且留在這裡，再犯出一些毛病來時，你的舊案還未曾銷，捆你去當官究治便了。」上心連聲道：「不敢。」

英姑收留了上心，使差個家人，去江秋岩家報知江氏。江氏罵道：「我如今還是你尤家什麼人，卻也來告訴！」家人見他動氣，便將這話來回覆曹氏和英姑。英姑就把江氏的說話，述與上心聽，來羞他。上心氣也不敢出。

住了五六個月，英姑吃也沒得好的與他吃，穿也沒得好的與他穿，夜間叫他就廚下開個鋪，和那些底下人一處睡。日裡不是燒火就是挑水，不是打柴就是掃地，也像小廝般做，看上心時，卻沒一些兒怨恨意思。

英姑心中暗喜，又幾次把銀錢出入的事試他，竟一毫也沒有苟且。英姐見他果然改變了，方才和繼母商議，要去求請江氏弟婦回來。

曹氏道：「我也日日在這裡想他，但是他十分氣苦，恐怕挽回不來的了。這卻怎麼處？」英姑道：「他若忘我家時，不等到今日，早已另嫁他人。只是害得他太毒了，因此有前番氣憤說話，卻也怪他不得，如何割捨得來。」

當下英姑便自己率領了上心，到江秋巖門上去負荆請罪。江秋岩夫婦出來見了，冷笑對英姑道：「小女前日既嫁了令弟，從來嫁則從夫。有意要賣，自然就賣了，什麼罪來。」

英姑見他夫妻滿臉的氣，便喝令上心，長跪在階前，才又對江母說，要請弟婦出來，江母道：「小女不幸前番受那大辱，已不是令弟家的人了，叫他還有什麼面目出來。」

英姑只得自己也跪下去告罪。江母慌忙扶住了，便叫家人去請女兒。去了一回，不見出來。江母撇不下英姑情面，又自己去喚，卻仍不肯出來。英姑竟自走入去，虧得他氣力大，竟將江氏抱了出來，坐在中間一把椅子內。江氏立起身又要走，卻被英姑兩手按住，便喝上心來跪在面前叩頭。

江氏罵道：「我與你已是恩斷義絕，卻還到我這裡來做什麼？」上心羞慚滿面，只是跪在地下，不敢開口。直等江氏罵得暢了，江母方才扯了他起來。

英姑從容對江母說，備述他婆婆十分想念，問何時可以歸去。

江氏道：「一向承姊姊垂愛，今日來到這裡，那敢不依尊命。但是保不定有被這黑心人再賣，望姊姊回去，另收拾一間房子，容做媳婦的來奉事婆婆，譬如削去頭髮，做尼姑就是了。」

英姑道：「弟婦你也不必認性。」指著上心道：「他若不改前非，我做姊姊的也饒他不過，還要趕逐他出去，怎肯同了他來。有得容他請罪，實因他今非昔比，還是幾次試過來的，你們兩個到底是夫妻。從來說船頭上相罵，船艙上講話，是拆不開的。那裡記得許多恨。我今日同他回去了，你這裡收拾收拾，明日打發轎子來接你罷。」

當下英姑別了江家夫妻母女，自和上心歸家。次日，遣幾個人，同著轎子到江家去接取江氏回家。曹氏和英姑、上心，到門首相迎。

江氏下轎來，向著婆婆，拜伏在地下，哭個不住。曹氏也對他哭。英姑早已叫人安排下酒肴，便請繼母朝南坐下，上心夫妻東西對坐，自己卻坐在朝北。

飲過了幾杯酒，英姑去捧出許多簿籍來，放在桌上，對曹氏和上心夫妻道：「我來這裡忽已多年。一向把住這些田產，並不是有什麼私心，只因父親的遺業，不忍他人謀占。今幸得大弟回心，弟婦復還，我仍將產業簿子交還你夫婦。我前日一個空身子來，明日仍當一個空身子回去。」

當下，上心夫妻都立起來，改容拜謝，又懇留他在家，再住幾時，英姑便住下不表。

再說次心解到山西，撥在大同總兵麾下做兵。總兵見他文秀，叫他掌管文書，十分中意。

次心偶然在同伴中，說起自己姓名籍貫，內中一個年老的，跳將起來道：「這般說，你就是我孩兒麼？」

原來這年老的是尤牧仲，便從頭至尾，訴說他到江西，遇那藩王造反，發配山西的事。次心方曉得他父親竟未曾死。當下父子兩人，抱頭大哭。

尤牧仲問起來家中情形，說上幾日幾夜也說不了。那同伴中都來與他父子作賀，連那總兵知道了，也都不住的稱奇。

看官，你道尤牧仲在山西多年，怎便像真個死了的，沒封信兒回家，直等兒子也配到那裡，才知道他不死？原來他信雖寄過好幾封，卻一封也不到。以後見沒回書，只道曹氏率領兒子改嫁去了，也便不再發信。

當下他父子相依，樂不可言。過了幾日，那總兵拿住一伙強盜，審究起來，都是廣東人，就是在番禺縣打劫，發覺了逃走的。

尤次心便和父親，到總兵面前泣訴冤枉，總兵與他上聞了。

朝廷知有這事，就部議，立刻把次心出罪，復了前程，廣東督撫司道，盡行降級罰俸。番禺知縣削秩為民。又命地方官給還尤次心田產、房子。

尤次心得信，便別了父親，趕回家去，要弄銀子來與父親贖罪。不一日，到了廣東，其時部文先已到粵，尤次心田產屋宇，早以給還，家中正日日望他回來，次心又說起父親不死，現在山西，合家大喜。

再說巧娘。自從丈夫發配山西，萬公子不捨得女兒，接回家去住，又因女婿曾為離書，便去探女兒意思，見他立志不從，也不相強。當日次心回來，知道巧娘守他，心中甚喜，即日去拜岳父母，就接妻子來家。

那韋恥之見尤次心出罪還鄉，又復了田產房子，倒白白把個番禺縣革職，絕了他招搖撞騙的路，好生氣憤。適值那夜風大，便悄悄去尤次心屋後，放起把火來。一霎時紅光燭天，照得街上如同白日，他便溜了回去。比及從鄰舍曉得，走過來救，已把那官府給還的房子，燒做白地。幸喜尤次心還在外家，未和巧娘回來，那房子是空的，不曾傷什麼人。尤上心房子雖與兄弟並排造的，卻未曾被火。

次日，上心讓人去萬家通知，萬公子見女兒沒了房子，便留他夫婦在家。巧娘尋出些私蓄來，交丈夫拿去，把燒不盡的將就修葺。

次心便僱兩個人，先把倒塌下來的磚瓦搬運開去，自己在家督工。無意中提起把鋤頭，在地上作耍。夯一下，「鏘」的一響，竟把鋤頭卷了口。打一看時，卻原來夯在塊石板上。心中動疑道：「這裡為什麼有起這石板來？」便叫人畚開些泥，揭起來看，只見底下貯著一缸金子，兩缸銀子。

當下次心大喜，獻了藏神，取將出來，便把房子重新建造，倒比前更加體面。接了巧娘回家，整備下二千銀子，便要去山西贖父親。

卻是上心對他道：「你才到得家，如何就出門，不如等我去走道罷。」

次心依言，揀兩個能幹家人，同哥哥前往。不一日，上心跟了尤牧仲到來，這番合家團聚，笑也有，哭也有，好不熱鬧。

一日，英姑辭別父母兄弟，要回潮州。合家苦留住了，那裡肯放。

尤牧仲又吩咐兩個兒子，將田產三股均分，讓一股與姐姐。英姑那裡肯受。卻因老人和兩個兄弟定要與他，只得收了。

次心又取出掘的金銀來，也作三股化開。英姑便差人往潮州，叫他兒子搬了家，來廣州住，竟也做了廣州人。

卻說韋恥之，自己尋思，十多年中，幾次設計要害尤家，卻倒都成就了他一門，沒得計策再使出來，心中納悶。他家中窮得一貧如洗，妻子死了繼不起，也沒一男半女，連那頂天的也弄乾淨，終年寄居在和尚寺裡。那些和尚沒一個不厭他。

他見尤家十分興旺，又思量去趨奉牧仲父子，希望他些周濟。

一日是尤牧仲生辰，兩子一女，與父慶壽。尤牧仲想起在山西時，到了生日，舉目無親，何等孤惜，如今一門聚會，又且家道大充，好不快活。親友都牽羊擔酒來賀。

那韋恥之也去強買了一隻雞，到來祝壽。

尤家父子雖曉得歷年這些事故，都是他作祟，卻因那禍都化了福，倒也不去恨他。受了他送的禮，仍又請他吃酒。

卻是那江、萬兩親家，想著他險些害兩家女兒性命，氣憤不過，又見他在尤家談天說地，像人一般吃酒，兩個越發不平。

江秋岩便和萬福同商量，假意都走過去，與他說說笑笑。

到了明日，兩個又同到和尚寺中去訪他，恰好無人在旁，兩個便招他去遊山。

那日，是韋恥之的惡時辰到了，這般奸險小人，也會得落圈套，欣然同了二人就走。

出得城來，到一座山裡，卻是荒山，四下無人。那江秋岩原是武秀才，去武就文的，脫不去那糾糾氣習；萬公子又是任俠的主顧，便四隻手一齊上，把韋恥之按倒。韋恥之口裡叫道：「為什麼這般起來？」

江秋岩去腰間，抽出一口雪亮的刀來，架在他項上道：「你再做聲，這就殺死你這狗才！我要問你，你與尤家有甚大冤，只管設計去陷害他？你且說來！若果係不共天日的，我便饒你。」

韋恥之告道：「不瞞二位說，只因那年宗師歲考，我考了四等，他卻考個一等第一，為此氣不過，要害他家。」

萬公子道：「他那時可曾來取笑你？」

韋恥之道：「他是不曾來取笑我，我卻只是恨他。」

江秋岩對萬公子冷笑道：「依他這般說，年常考試，不知害人家結多少死冤家哩。」指著韋恥之道：「我且看你心肝怎樣的！」便隔著他衣服，把刀從他胸前直破到小肚下，挖出那五臟六腑來掛在樹上了，兩個自取路回家。過兩日，有人入山，見一個沒頭剖腹死屍，原來那頭又不知被什麼野獸咬了去，這是惡人的結局。後來尤牧仲和曹氏壽終在家，上心弟兄都能保守家業。次心又發了一榜，一門之內，富貴兩全。英姑得了那股家事，也便做了財主。這可不是吉人天相麼。後人有詩單笑韋恥之道：

災禍由來降自天，幾曾付與世人權。
堪憐枉使千般計，身死空山徒自殲。